

我的书斋

曹正文主编



流沙河 一大乐事在书室

邵燕祥 “小蜂房”记事

冯英子 我的三合一

蒋星煜 西海书屋记事

黄源深 流动的书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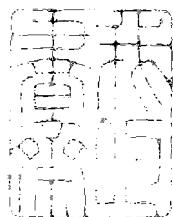
许家树 百研斋记



文匯出版社

P

我的 书房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书斋/曹正文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12

ISBN 7-80531-822-0

I. 我... II. 曹...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4618 号

我的书斋

主 编/曹正文

责任编辑/吴春荣 钱汉东

封面装帧/王 俭

篆刻题花/孙君辉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230,000

印 张/9.875(配黑白照片 119 幅)

印 数/1 - 3000

ISBN7 - 80531 - 822 - 0/I · 106

定 价/18.00 元



愿天下读书人都有个书斋(序一)

徐中玉

先睹为快读到这本《我的书斋》书稿,深感欣喜。不仅写得具体生动,各有个性,而且从一个侧面体会到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的变化:已有更多的同志热爱读书,从开卷有益到收罗某一领域的专书,从书籍的增多到苦于越来越难于堆放、陈列可又欲罢不能撒手不再添置;今天,有名无名,或小或大的书斋已经在各地、各行各业、专业或业余的读书人甚至一些工人、农民朋友家里渐渐设立起来了。读书人增多,从读书中感到乐趣、感到受益、感到充实、感到提高的人迅速在增加,过去毫无条件拥有哪怕只有一隅之地来放书的家庭也已在千方百计成立书斋,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的改善,促进了文化的需要,同时也将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的丰富资源。有几篇文字中谈到书斋已成为他们家庭文化生活甚至家庭生活的精神中枢,因为不但可以让乐于读书的不受干扰在此静静读书,便于取书,检书,写点、储些阅读的资料,可以在这里接待朋友亲切谈天,还成了家里看报、看电视、说说笑笑的好地方。几乎一切有关文化的家庭活动都可以在书斋里进行,有个非常惬意的场地了。从无到有,现在大多数书斋还是很小,适应不了书报快速增

长的程度,这种发展过程中的苦恼,对目前还未及感受这种苦恼的朋友毋宁说还是可羡慕的罢。我相信随着经济发展、继续改革开放下去,喜爱读书的朋友陆续都能拥有自己的书斋。

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些年才算有了个书斋的。“文革”前,孩子们都在读书,未成家立业,家里住室还很小,大人小孩都只能利用各自小桌在住室里读书工作,每个十平方左右的小房间都是多功能性的。“文革”中多次被抄家,书架全被贴上封条,有些书乱中拿走,散失。本无书斋,此时已连书也不必读,不让读,读书、知识,都成“越多越反动”了。读书较多,竟然被说成“封资修”的祸根。那时认为只要熟背“红宝书”、“老三篇”,国家就可兴旺发达。人们自然连“书斋”的幻想也不敢有,给说成“反动的一闪念”。比比当年,从“书斋”之今已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普通民家兴起,着实可喜。即使我现在仍也存在“发展中的苦恼”,例如仍有许多书只得到处堆积、无法上架,即使上了架的十多只书柜仍只能双排平行,寻找抽取极难,而新书刊则几乎每天都在增添,但我心里还是乐此不疲的。想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愿凡天下读书、爱书人,很快都能有间小小的,直到有间大大的,足够工作使用,得以从容、安静、自由、徜徉、翱翔其中的书斋,皆大欢喜。

二〇〇〇年九月八日



书斋和创作(序二)

杜 宣

英文 STUDY 有两个意思:一为学习,二为书斋。书斋是供人学习、研究学问的地方,不是书库,书库才是专门放书的地方。

新民晚报《读书乐》专刊举办“我的书斋”征文,收到了 584 篇应征文字,可以说反应强烈。说的都是每人自己如何希望有个书斋,和后来如何拥有一个书斋的各种不同的苦乐。这也等于是一次关于书斋的社会调查。应征的多半为中年人,从来文分析,绝大多数反映的:开初时是住房狭隘,有的一家祖孙三代,挤在一间房中,吃饭、睡觉都很拥挤,只想求得住房松散点,做梦也不敢奢求一间书斋。有的人只能在房间角落里放上一张小桌子,与老婆或孩子共用,只待他们不用时,方有机会坐在桌边看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搞改革开放,在这一、二十年间,人们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住房也随着逐步调整扩大。不少人不仅和上一代分开了,自己的住房也分有睡房、起居室或客厅,甚至有单独书斋了。这在一、二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一个作家或学者,有了一间书斋,等于一个科学家有了一间实验室一样,这对于推动文学创作繁荣,起着难以估计的巨大作用。从书斋这个角度上,也清楚地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的巨大变化。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我们的生活十分流动,不仅贫困而且十分危险,生活朝不保夕,有时在和一些战友闲聊谈到如果革命胜利了,希望得到什么,有的说:我希望能有一枝好钢笔;有的说:我希望能抽点好烟;有的说:我希望能有几天安静,让我写点文章;有的说:我希望能有一个设备好的舞台上,好好演场戏……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大家的一点朴素的希望。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参加上海解放战役后,留在上海工作。当时我们机关工作时间很长,除白天上班外,晚上七时到九时还要照常工作,只有晚上九时后的时间,才能自己支配。但我居住条件好,有一间安静的书斋。晚上下班后,走进书斋,立即就感到身心舒畅。“关进小楼成一统”,不受到外界任何干扰,看书看报也好,伏在书桌上写文章也好,躺在椅子上瞑目遐思也好,谁也不来干涉你,这里的天地属于你的。不要小看每晚这点时间,利用得好,还是会出成绩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的作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前人云,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日计不足,岁计有余,即此之谓也。

书斋不仅仅是进行创作的物质条件。人们有间安静的书斋,可以在那里进行阅读和思考,丰富学识,增进文化素养,减少一些浮躁之气。

二〇〇〇年九月三日

目 录

徐中玉	愿天下读书人都有个书斋(序一)	1
杜 宣	书斋与创作(序二)	3
流沙河(四川)	一大乐事在书室	1
邵燕祥(北京)	“小蜂房”记事	4
邓伟志	我把书斋比车间	7
顾也鲁	书香馥馥“黄金亭”	9
张名煜	三宽阁夜话	12
许家树	百研斋记	15
蒋坤元(苏州)	亲爱的书房	17
翁长松	为“书友斋”题记	20
江 亭	书香茅屋	23
姚华飞	我的“谍海书屋”	25
张 南	药香清心勤创作	27
李玉成	书房,曾经讨厌的地方	30
费滨海	“谷庵”记事	32
李家耀	该打引号的书斋	34
谢蔚明	买书人永远是年轻	37

黄源深	流动的书斋	40
李伦新	书斋犹有嚼草声	43
徐雁(南京)	我的“雁斋”	45
吴申耀	“炼狱”石雨斋	47
左安龙	书房——我的梦幻世界	49
刘心武(北京)	从“绿叶居”到“温榆斋”	52
朱大建	书斋发展史	55
冯英子	我的三合一	57
顾行伟	养心静气读书时	59
江曾培	书房的生气	62
戴文妍	快乐的书房	64
孙君辉	斗室“步安楼”	67
叶良骏	梦陶斋里续陶缘	69
曹骏	乐在小书屋	71
王建华	衷情云虚斋	73
陈同年	我的“寂然斋”	75
龚天士	我与“二分斋”	78
何鑫渠	心中有书斋	80
董之一	与钟馗相伴于书斋	82
苏应奎	我的“写字间”	84
张建智(湖州)	书斋拾得趣	86
沈善增	从“三一庐”到“三一居”	88
宋连庠	斗室权充“祝融居”	90
沈剑英	我的“蚁斋”和对联	92
王建平	“多思”和“日有新知”	94
沈飞德	“三分楼”的故事	97
吴春荣	值得珍藏的签名本	101

林功铮	我心中的书斋·····	104
徐志啸	终于有了独立的书斋·····	107
苏瑞常	书房将伴我度过晚年·····	110
童孟侯	白壁斋·····	112
洪丕谟	书斋漫笔·····	115
艾以	我的“晚晴斋”·····	118
潘中法	我那“半步斋”·····	121
黄可	“小雅阁”的由来·····	123
朱亚夫	呼唤“紫来斋”·····	125
王琪森	乐此不疲“禅风堂”·····	128
何鑫业(杭州)	倘若“蜉蝣居”·····	130
钱汉东	“无闲斋”偷闲·····	132
宋彦斌	我的“资产负债书屋”·····	135
韦泱	江涛作枕好读书·····	137
朱全弟	路灯下的“宝贝”·····	140
程勇	书房里的“枪”·····	142
朱少伟	特别的书房·····	144
顾云卿	自有“六帆”穷天际·····	146
翁敏华	拥有书斋这个朋友·····	148
尤红霞	我的寻梦园·····	151
庞兆麟	流动的“晨星斋”·····	153
周乔(芜湖)	书房:人生斋·····	155
童牧	我的精神家园·····	158
李沙铃(西安)	我的书房·····	161
陆其国	建构精神家园·····	164
王嵘	《弗闲斋》里玩书票·····	167
何雪英	我的“一粟斋”·····	170

章耀麟	我的天井书斋·····	172
蔡惠甫	“三人书斋”小记·····	174
丁宝弟	补拙斋记·····	177
周文联	畅游小“书斋”·····	179
刘放(苏州)	蜗居难忘·····	181
连俊	坐拥书城·····	184
许平	大兵书屋·····	186
肖葡萄	从“凄清斋”到“葡萄庐”·····	189
陈宝定	我的书斋生活·····	192
徐赋葆	情叹书房梦·····	194
霍日炽	“相依相伴”“难舍难分”·····	196
孙杰	老半斋·····	198
汤兆基	我留恋的小书房·····	200
林凤生	不枉有一间书房·····	203
凌其成	小记习艺斋·····	205
朱其超	陋室居里一书斋·····	208
谥亚	有书相伴澡我心·····	210
唐经欧	美哉,晚晴斋·····	212
茹荻	读百姓家 写千字文·····	215
胡鹏南	朦胧斋·····	217
杨国雄	床沿当书斋·····	220
黄开林(岚皋)	三馀角记·····	222
龚敏迪	野云斋三迁·····	224
邱剑云	我的“方丁斋”·····	227
宋心泰	戎斋记乐·····	230
陆士虎(南浔)	小斋断想·····	232
王立(嘉兴)	我的未名书屋·····	235

沈鸿根	我的书斋“松竹轩”	237
姜培乐	读书消闲的书房	240
刘葆国	书斋记趣	243
潘新新(苏州)	读书乐陶陶	246
赵宇人	读书正凭年少时	249
刘翔	终于拥有了我精神的巢穴	251
陈克希	书斋演进记	253
程中岳	综艺书斋,我精神上的恋人	256
钱天华	“无妨斋”记趣	259
叶艺涯	京剧伴我品书乐	261
刘如根	阳台小书斋	263
于建华(河南)	无住庵	265
范根喜	幽悠斋里说“幽悠”	268
管继平	一窗明月半床书	270
王雪松	聪心房小记	273
蒋星煜	西海书屋纪事	275
恽甫铭	坐拥“书城”味若何	277
孙渝烽	“不易斋”记事	280
刘克鸿	陋室情	283
管志华	澄其心而神自清	285
朱瑞浩	“书石斋”里读耕乐	288
吴正(香港)	书斋柔妻	290
陈彧	移居鹧鸪	293
过传忠	秀才人情	296
尚长荣	从“师竹轩”到“长立书屋”	299
曹正文	后记	302



一大乐事在书室

流沙河

【流沙河小传】



原名余勳坦。1931年11月11日生在四川成都。1935年迁回金堂县城厢槐树街老家。自幼习古文，学做文言文。1947年离老家到成都读省成中，转爱新文学。194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立志从文。1950年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1952年调四川省文联，先任创作员，后任《四川群众》编辑和《星星》编辑。1957年反右派后，留成都做多种劳役，工余研读诸子百家。1966年押回金堂老家做工糊口，监管改造，共十二年，偶有诗作。1976年后通读《史记》。1978年5月摘掉二十年右派帽子，任金堂县文化馆馆员。1979年复出发表诗作，年底调回四川省文联，在刚复刊的《星星》任编辑。1985年起专职写作，直到退休。作品出版二十种，如下：

短篇小说集《窗》1956年

诗集《农村夜曲》1956 年
诗集《告别火星》1957 年
译中篇小说《混血儿》1982 年
《流沙河诗集》1982 年
诗集《游踪》1983 年
诗集《故园别》1983 年
《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 年
《隔海说诗》1984 年
《写诗十二课》1985 年
《十二象》1987 年
《余光中 100 首》1988 年
《锯齿啮痕录》1988 年
《台岛十二中年诗人》1988 年
诗集《独唱》1989 年
《庄子现代版》1992 年
《Y 先生语录》1994 年
《南窗笑笑录》1995 年
《流沙河随笔》1995 年
《流沙河诗话》1995 年

说来不好意思，我家书室仅有三橱书。橱是老式双扇玻璃门的，容量小，不常开。书在橱中大睡，要好几年才被唤醒一回。醒来后，翻一翻，查一查，又送回去睡了，不知再见又是何年。《阿房宫赋》说秦宫女“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正像书的命运。台岛诗人痖弦《寂寞》诗曰：

一队队的书籍们
从书斋里跳出来

抖一抖身上的灰尘

自己吟哦给自己听起来了

一书无人读，这是今日繁华场中的一大寂寞。

书室门外还有一橱，也藏着书，命运比秦宫女更苦些，只能被视为楚逐臣，翻翻查查都轮不到，却又不想抛弃。内人卧室还有一架，是她的书，我用不上。我卧室大床上有书八堆，堆高尺五以上，估计册数不到两百，皆属宠姬，夜夜倚床读之。白日坐在书室写写小文，常常跑回卧室翻书查证。可见菁华不在书室之中，而在卧床之上。这些才是我的命根子啊，计有《十三经注疏》《史记》《资治通鉴》《太平御览》《太平广记》《说文解字集注》《说文解字段注》《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世界历史辞典》《古文观止》等等。谁来把这些书抄没去，等于打断我的双腿，让我坐以待毙。回溯大半生，幸好年青时读了一些书，五七年罹祸后又读了一些书，赖此点滴淳蓄，今日得以溯源士类，讨碗饭吃。

书室十分寒伧，我却乐在其中，或读或写，终日恬然。窗外市声车声，鼓膜听起趑趄，也就听无声了。每日午饭后，躺着马架椅，看《参考消息》，迷离朦胧半醒半睡之际，世界烟云过眼，亦算秀才知了天下事。室内决不装修，水泥地面，白灰刷墙，要让房屋也能呼吸，把它当作活物看待。我爱我的书室，惟此为我灵魂之所安也。

每逢周日，必有友人来，少则二三，多则五六，各据一席，喝茶谈天。主题不出阅读范围，皆能说长道短，互相笑傲嬉谑。时有噪声，不免惊扰邻室，误以为书室内在吵架。浮生又得半日之忙，忙在嘴巴，而心态则大闲。此为我家书室一大乐事。寒暑无阻，风雨亦至，这种大乐事已延续七八年了，真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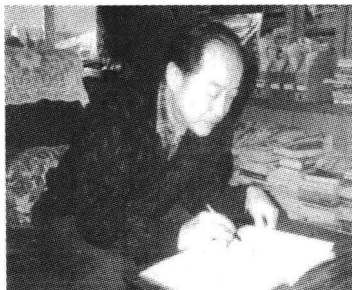
记于1999年12月23日成都



“小蜂房”记事

邵燕祥

【邵燕祥小传】



邵燕祥 浙江萧山人，1933 年生于北平。曾任广播电台和《诗刊》编辑，在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先后出版诗文集多种：《邵燕祥诗选》、《邵燕祥文抄》（三卷本）以及人生实录《沉船》、《人生败笔》等。

从 1949 年住进集体宿舍，就无所谓书房了。除了床铺，几个人共一张三屉桌，往往是放暖瓶和杂物用的。有书，多放在枕边或床下的柳条箱里。集体宿舍乃至办公室，都不是能让个人静心专心看书和写点什么的地方。

那时候是单身，羡慕有家的人，原因之一，是有一块看书写字的空间。1957 年初结婚成了家，买了四个小竹书架，把书上了架，一个两屉桌虽小，只有近三尺长，近尺半宽，毕竟算是个书桌。访苏诗稿《第四十个春天》和后来反右时的一系列检讨交代材料，都是在那儿伏案弄出来的。

不久,反右定案,扫地出门,连这间小屋也交出去了。在农场,睡统铺,报纸都是集体朗读,用不着看书写字了,还有什么书房可言?

在文革后期,我开玩笑称我住的那间宿舍为“小蜂房”,因为老远看过去,平板墙上,楼窗密布,虽是见方,并非六角,我的斗室,乃居其一,室内夫妇子女,四口人融融恰恰又扰扰攘攘,从里到外,却颇有一点小蜂房的感觉;倒没有什么“有蜜又有刺”的严重的取意。往后有一本杂文叫《小蜂房随笔》,打油诗叫作《小蜂房集》,其实我已经搬过几次家,不是当初那一间了。

二十多年,放我那张两屉桌的房间就是“小蜂房”。从1998年初秋迁往潘家园新居,才有一间不再兼作别用,单是看书写字的房间,两屉桌上放我的电脑。但检点下来,到目前为止,我多数的书,都是在没有所谓“书斋”的时候看的,多数的稿子,也是在没有像样的书房的情况下写的;近一两年看书写作都少了,但不是耽于逸乐,而是渐有几分近黄昏之感,心气不如前之跃跃然了。

搬到新居一年半了,书房里和卧房里的书橱早已爆满,当时没入橱的就地堆放,总说抓空整理,谁想越积越多,快跟丁聪老先生那间书房看齐了:“小丁”因为见书就爱,爱上就买,现在连他和沈峻夫妇的餐桌的桌面都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我所存之书,大小厚薄,古今中外,无论是读书人之所必备,或是个人认为有点纪念意义的,都是为了窗前枕上,得闲好看看的,若存而不看,不是成了装点门面,附庸风雅吗?然而考虑到时间“有涯”,而书海“无涯”,看来只好认真计划,多用减法。比较简单易行之方,怕是要先减去过期报刊,尽管报刊特别是某些刊物的价值并不在一时一事,但不作索引则难以查找,且占地甚广,形成空间上和心理上双重负担,难免该首先割爱。好在近